

百年 经典

中国青少年成长文学书系

李怡 / 主编



雨

叶广岑

世界很小，世界是个圆，
让我们拉起手互相关爱，
无限的天空，无限的大海，
都装在我们的心里，
装在这小小的世界。

百年经典——
中国青少年成长文学书系

雨



叶广苓
著



云南出版集团
YUNNAN PUBLISHING GROUP CO., LTD.



晨光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雨 / 叶广芩著; 李怡主编. —昆明: 晨光出版社, 2016.5

(百年经典: 中国青少年成长文学书系)

ISBN 978-7-5414-7704-1

I. ①雨… II. ①叶… ②李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②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5) 第288764号

雨

百年
经典
——
中国
青少
年成
长文
学书
系

作 者 叶广芩
主 编 李 怡
导 读 彭冠龙
项目策划 李云华 程舟行 张国龙 李晴川
责任编辑 程舟行
责任校对 杨亚玲
项目编辑 李 想
美术编辑 沈秋阳
装帧设计 木 木
内文设计 邓国宇
封面绘画 羊芳涛

出 品 人 胡 平 安洪民
出 版 云南出版集团 晨光出版社
地 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
邮 编 650034
发行电话 (010) 88356856 88356858
印 刷 北京市通州兴龙印刷厂
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
版 次 2016 年 5 月第 1 版
印 次 201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开 本 145mm × 210mm 32 开
印 张 7
书 号 ISBN 978-7-5414-7704-1
定 价 18.00 元

退换声明: 若有印刷质量问题, 请及时和销售部门 (010-88356856) 联系退换。

导读 企盼“温情” / 1

雨 / 7

唱晚亭 / 46

豆汁记 / 85

乌鸦卡拉斯 / 145

熊猫“碎货” / 177

导 读

企盼“温情”

近年来，满族女作家叶广芩以其风格独具的小说创作引起了文坛的广泛关注，这本小说集选了她的五篇作品——《豆汁记》《雨》《唱晚亭》《熊猫“碎货”》《乌鸦卡拉斯》，在每一篇小说中，我们都能够感受到对“温情”的企盼。

在现代社会中，快节奏的生活常常滤去我们曾经拥有的一些细微感动，粗粝化的物质又企图抹平我们对身边一切事物的感情，人们开始追求富足的物质生活，在经济浪潮里积极进取的过程中，金钱、财富、名誉、地位、体面之类的东西似乎具有无穷的魔力，能让人逐渐忘记了人间还需“温情”。这些正是叶广芩这五篇小说所反思的内容，在反思中，作者凸显了“温情”的力量，在每一篇小说中，都讲述了一段充满温馨真挚感情的故事，令读者感到温暖，正如叶广芩自己所说的：“人生是凄凉的，但我注入了温情，尽量让这个过程更精彩。”

《豆汁记》表现了莫姜于坎坷悲凉中透露出的对身边所有人的

温情。她早年在宫中服侍皇太妃度过了寂寞的 17 年；28 岁时嫁给满身恶习的刘成贵，刘成贵为了索要她的玉扁方竟用刀砍了她的脸导致毁容，进而使她受尽折磨流落街头；50 岁后到“我”家帮佣 20 年，养活自己；最后在“文革”中被养子毒打，与瘫痪的刘成贵一起在租住房自杀，无人送终。然而，莫姜不管身处何境，都毫无怨言，温情以对，对人无所求，于己则尽力付出。伺候太妃 17 年，耽误了自己的大好青春，而她毫无怨言，且处处不忘太妃的情义，随身珍藏着太妃赠送的“扁方”，甚至不惜被刘成贵砍伤；刘成贵对莫姜百般无情，但莫姜却对刘成贵始终有义，当刘成贵带着妓女卫玉凤的儿子从东北逃亡回来时，莫姜以德报怨，宽厚善良地说了一句“回来也好，咱们好好过日子，有我一口就有你一口”；最让人感动的是莫姜晚年照顾瘫痪在床的刘成贵的细节场面：“莫姜给刘成贵喂饭，一勺一勺把些个糊状的东西喂进那张口另斜的嘴里，刘成贵边吃边顺嘴角往外流，莫姜就得迅速用碗边接了，用手巾把嘴擦净，再喂下一口。其细致与耐心，不异关照一个婴儿。”这种温情一定使刘成贵受到了感动，因为“刘成贵一脸的满足，一脸的幸福”；莫姜的温情还表现在对“我”的态度上，刚到“我”家时，“我”对她很不喜欢，而且处处提防，但她却让“我”觉得“比我母亲更让我亲近”，每天晚上回屋睡觉时见我没睡，“先是淡淡一笑，然后打开手里的白手巾，手巾里包着核桃粘、红枣蜂糕、酪干什么的，每天不重样”，并且把做饭的手艺都传授给了“我”，以至于“已近暮年的我，……饭桌上，吃着

吃着我就想起了莫姜”。

《雨》讲述了一对名叫“柯子”和“榕子”的日本老姐妹对一条名叫“贺茂”的狗的温情故事。在“人与人交往要有分寸，这里的生活原则是‘不给别人添麻烦’”的日本，人们的心已经“变得冷了，除了关心自己的工作，关心自己的小家，别的一概不管不问”，比如作品中那位小区管理员，因为小区里面禁止养狗，他就要求柯子和榕子把贺茂处理掉，遭到他们拒绝后，管理员就私下决定，如果“狗影响到我，哪怕给我带来极小一点点不便，我也有权反映，必要时甚至可诉之法庭”。而两位老太太对贺茂却表现出无比的疼爱，贺茂也对她们无比温顺。“贺茂喜欢喝苹果汁饮料”，两位老太太就每天给它买，“拍着贺茂的脑袋说，喝吧喝吧，盼了一天了。自始至终贺茂都在摇着它那扫帚一样的大尾巴，向着老太太们讨好，表示着自己的愉快和感激”；贺茂年老后，“好像是病了，不好好吃东西”，两位老太太就“蹲在贺茂的窝前，像哄小孩一样的哄贺茂喝药”；贺茂死去后，“老太太们为贺茂很郑重地穿起了丧服，黑的衣裙佩戴着黑珍珠的项链，一切都一丝不苟，并不因为逝去的是只狗而稍有怠慢”。透过两位老太太对贺茂的温情，我们能感受到作者对现代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冷漠关系的反思，这种可怕的冷漠可以渗透进本应该最亲近的人之间，形成无形的隔膜，最终把每个人都孤立为冰冷的个体，并推入虚拟世界，正如小说最后一节所写的“我”的新邻居：“对门是小两口，……有时候在电梯里碰见，我不张嘴他们绝不会主动打招呼。两口子互

雨

相也不说话，各自拿着携带电话，滴滴地按，忙不迭地不知给谁发着 E-mail……”

《唱晚亭》通过写“我”对刻着“唱晚亭”三个字的大黑石头的眷恋，提醒现代社会中的人们应该对历史文化保持一点温情。小说从现实情景切入，凸显的却是历史的断裂。皇室后代金家花园有一座小亭子，旁边立一块石头上书“唱晚亭”，是先祖恶战之后从战场拉回的一块黑乌砂，见证了金家先辈的英勇作战，亲历了金家后代的唱戏娱乐，更目睹了大清王朝的沉浮兴衰。几百年后的现在，金家年轻的“孙子”却一致认为它是来自缅甸的一块大玉石，“透过那层黑皮，他们仿佛已经看到了里面绿光闪烁的翠，这块大翠，全北京怕也找不出第二块，如果说拳头大的一块值十几万，那眼前这个……无法估量”，这些孙子们都以为撞了大运，专门邀请行家鉴定，并把石头拉到玉石厂进行切割，切了几天，一直把大石头“变成了一堆一小块一小块的碎石头”，也没切出一粒玉。作家用深沉激越的笔调缅怀了金家的历史，讽刺、批判了后代的拜金主义和市侩嘴脸，小说中描写的这些孙子们眼中只有“金丝楠木”“翡翠玉石”“钱”等等东西，根本没人知道这块石头所蕴含的历史文化，也没人愿意知道这些，他们粗暴地把这块“唱晚亭”石“千刀万剐”，在“我”眼中实际是把历史文化“凌迟处死”了，“金家的后人寻宝心态之狠让我不寒而栗”。“我蹲下身，抚摸着那些石头，抚摸着粉身碎骨的‘唱晚亭’”，实际是在温情地抚摸历史文化。

《熊猫“碎货”》和《乌鸦卡拉斯》两篇小说通过对人与动物关系的反思，认为人应该具有生命关怀意识，对自然万物保持一点温情，只有这样，自然万物才会回报人。在《熊猫“碎货”》中，人们面对一只“顶多有三个月大”的濒临死亡的熊猫（小说中的当地人称之为“花熊”），在是否进行抢救这个问题上表现出了不同的态度，一些人关心的是政府是否有专款支持、是否赔钱，这些人以李二老汉为代表，“二老汉说，花熊还抵不上我的羊呐，我那羊能卖，能变钱，花熊谁敢卖，变不成钱的东西就一钱不值，跟草里的屎巴牛一样”；另一些人则想尽办法抢救这只熊猫，比如“四女的娘在众委员的议论中，不动声色的抱起了小熊猫，……她将‘碎货’轻轻地搂抱在怀里，是母亲对婴儿的搂抱，是生命与爱的传递”，四女对熊猫的照顾更多，“‘碎货’在人们的照料下，严格说是在四女的照料下慢慢地恢复了”。就这样，这只熊猫与四女等人产生了感情。在最后政府要带走熊猫时，熊猫做了顽强反抗，在反抗中能轻松咬断铁窗框的它，却没有咬断四女的腿，“这是‘碎货’口下留情的结果”。在《乌鸦卡拉斯》中，“我”与乌鸦（小说中日本人称之为“卡拉斯”）一直保持着朋友关系，“不知什么时候，卡拉斯不再拒绝我给的食物”，而且从来不攻击“我”的衣服。而顾明与乌鸦保持着敌对关系，因为乌鸦抢走了他的面包、弄脏了他的衣服、耽误了他的工作，他“恨透了卡拉斯，看见它在树上就轰，不厌其烦，他听不得卡拉斯那略带沙哑的粗犷叫声，不让卡拉斯靠近我们家”，他一直想消灭乌鸦，并为此想尽

雨

了办法，由此引起了乌鸦对他的疯狂报复，凡是与他相关的东西，乌鸦都要攻击，凡是他的东西，乌鸦都要抢走，顾明因此痛苦不堪。乌鸦为了报复顾明，以至于误以为幼儿园里的肥皂是顾明的东西，并进行大肆偷窃，给顾明惹来了极大的麻烦。

企盼“温情”是贯穿这五篇小说的一条重要线索。《豆汁记》《雨》《唱晚亭》《熊猫“碎货”》和《乌鸦卡拉斯》分别告诉我们应该对身边的人、身边的物、人类的历史文化以及一切的自然生灵保持温情态度。虽然现代物质文明迫使我们不得不关心自己的物质生活水平，但是，在永无止境的物质追求之外，我们是否不应该忘记更多更有意义的事物呢？

勤冠龙

雨

一

我对面单元住的是亲姐俩，一个姓山本，一个姓柴田。山本是她们娘家的姓，妹妹结过婚，随了夫家的柴田姓氏，后来从夫家出来，也再没改。姐姐没有结过婚，至今仍旧姓着娘家的姓，是个待字闺中的老姑娘。这样一来她们家信箱上标的名字就成了山本柯子和柴田榕子。“柯”和“榕”都不是日语里的常用字，有一回我问及她们的名字，她们说是父亲给取的，父亲战前是中学的国文先生。

姐姐山本属虎，今年七十七岁，妹妹柴田属马，五十九岁，姐俩相差了十几岁，可长得很像，都是单眼皮，长圆脸，皮肤白皙，年轻时大概像日本传统画上的美人。妹妹柴田见了人会侧身站住，慢慢地弯下腰去，嘴里叽里咕噜地说着客气话，

雨

半天也不抬起身来，让你由不得也跟她没完没了地礼貌。姐姐山本相对起来比较冷，也打招呼也弯腰，看上去就有点儿草率，说话也利落，不拖泥带水。山本虽然性情冷，但是心眼不坏，每天早晨清扫门口，都将我门前也捎带收拾了。要是逢我不在家，又突然变了天，她会替我将晾在外面草坪上的被子收进来。这种做法在现代日本人当中不多见，通常情况是，在单元楼住着，邻居之间谁叫什么都不知道，彼此鸡犬之声相闻，老死不相往来。你的被子就是在雨水里浇个透心凉，也没人会管。所以，摊上山本姐俩这样的邻居，我很知足。

姐儿两个，姐姐趋于老旧，喜欢穿茶色的裙子，配以咖啡色的皮鞋，琥珀的项链，看着不显山不露水，其实衣服质地、颜色以及饰物的搭配都是经过精心挑选，很有讲究的；妹妹衣服的颜色较为鲜亮，爱穿休闲装，常常是大红大绿，快六十的人了，却极富青春气息，让人看了为之一振。姐姐满头白发，没有杂色，梳理得一丝不乱，后面挽一个弯弯的髻；妹妹白发中夹杂着灰，烫着短发，将额前的一绺染成了淡紫，带了些许浪漫与俏皮。我最喜欢看的是姐俩穿和服出门的时候，姐姐若穿藕荷色绣碎樱的，妹妹肯定是淡青绣唐草的，姐姐穿鹅黄，妹妹就穿淡粉。姐俩收拾得清丽无比，无可挑剔，

蹬着木屐一前一后从院里走过，向遇到的每一个人鞠躬问好，那情景让人觉得像是刚从天上飘下来的神仙，是不食人间烟火的老仙女下了凡，飘逸潇洒极了。我常常想，有机会应该把俩老太太请到中国去，给服装学校的学生们好好讲讲女性服装色调搭配，她们在这方面算得上是专家。

当然，打扮需要有经济基础，我相信俩老太太有相当厚实的家底。从她们佩戴的很传统的首饰来看，我揣测得出那些珠宝每一件都价值不菲，其中任何一件都不是我能置办得起的。姐俩都拿着可观的养老金，因为经历过原子弹爆炸，医疗费全部由国家负担，但她们都很健康，一年四季没见哪一个闹过病。反倒是我，今天感冒了，明天胃疼了，动辄往医院跑。老太太们见我常说，叶桑，你得活动呢，小肚子已经起来了。

老太太们的锻炼方式是遛狗。她们养着一条灰色的秋田犬，犬的唇毛上有两个白点，个儿很高大，近乎于狼一样，是日本的名狗，老太太们管它叫“贺茂”。日本叫这个名字的多是男性，八成贺茂也是条雄性犬。小区禁止养狗，但是管理人员奈何不了这俩老太太。老太太们说她们的狗已经是老“人”了，老人都应该有个平静欢乐的晚年，不管是人还是狗。管理员到家来做工作，让她们将狗处理掉，贺茂立着

毛喉咙里很不满地呼噜，还冲管理员龇牙，不是绳子拴着早就扑过来了。贺茂和那位管理员是死对头，全楼谁也不怕贺茂，只有管理员怕贺茂。管理员私下跟我说过狗的问题，说如果“桧峰之星”的狗影响到我，哪怕给我带来极小一点点不便，我也有权反映，必要时甚至可诉之法庭。我们住的小山叫做“桧峰”，在广岛西区的海边，风景很美，管理员将太太们称为“桧峰之星”，想必山本和柴田是桧峰地区家喻户晓的名人。在广岛，地道的当地老人不多了，广岛居民大部分是从外边迁进市内的，真正的广岛城内市民大部分死于原子弹爆炸，残存者多属侥幸。我们所住的这一片白楼的小区，是九十年代以后才建立起来的，这之前是一片长满桧树的山坡。我和“桧峰之星”们都住在一层，一层阳台外面是分属于每一户的小草坪，用铁栏杆隔着。当然也只是一楼才有这样的待遇，上边二楼三楼都没有。贺茂在草坪东南角有个窝，白天尽职尽责地趴着，也不叫，傍晚的时候就坐在阳台玻璃门前，定定地向里面看，等着老太太们带它出去遛弯。俩老太太遛狗，已经成为小区的专门风景。贺茂抖动着一身光亮的灰毛，颈圈上挂两条绳索，山本、柴田各拽一条。狗高大威猛，人细弱文雅，一条狗两个人形成一个三角，很稳固地走在太田川的河堤上，十分引人注目。俩老太太一人手

里攥一个塑料袋，山本的塑料袋里装着铁铲，随时收集贺茂的排泄物，柴田的塑料袋里有小食盒，是为给贺茂喝饮料用的。贺茂很知道自己和什么样的人散步，它绝不跑，它一步一步地小颠，像英国皇宫前马队的马，不是在走是在舞。七十七岁和五十九岁的老太太在后面一人扯根绳，迈着快步，达到了人狗合一的超然境界。贺茂知道在什么地方该停下来，这都是事先固定好的，贺茂所停的地方必定是景致优美之处，有凳，有石，有自动贩卖机……贺茂喜欢喝苹果汁饮料，哪个贩卖机有苹果汁出售，它清楚极了，一点儿不会错。在贺茂一双蓝眼睛的注视下，柴田将十元的硬币投进去，扔完了一个，听到叮当的响声再投一个，再听响声。其实柴田完全可以扔一个百元的硬币，但是她不，她就要十元十元地扔，为的是要和贺茂一起享受这听“叮当”的快乐。十个硬币投完，“哐当”一声，掉出苹果汁，贺茂立刻扑过去，用嘴打开小门，叼出装苹果汁的易拉罐，递到柴田手里，柴田将黄色的汁液倒进带来的小盒，拍着贺茂的脑袋说，喝吧喝吧，盼了一天了。自始至终贺茂都在摇着它那扫帚一样的大尾巴，向着老太太们讨好，表示着自己的愉快和感激。有时候柴田故意少投一两个硬币，贺茂便“汪”地一声，提醒她。贺茂识数，贺茂一点儿也不糊涂。买苹果汁，是人和狗散步中一个很重要的

雨

节目，那行走的路线，那买果汁的地点，包括贺茂拉屎的草棵，撒尿的树根，都是雷打不动的。

老太太们的生活让我羡慕，我想不出她们会有什么不顺心的事情，人到老年活到这个分上，称得上是圆满了。看到她们我就常常想起刘恒写的《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》，那叫什么幸福生活，人家老太太才真叫“幸福生活”，我们老了的时候未必能有这般的安逸，这般的舒适，未必能有这么有人气的狗。

山本姐俩极少有亲友来访，有时候有个中年男人来看望她们，据说是柴田婆家的晚辈。男人管两位老太太都叫“奥卡桑”，叫得很亲热。管俩老太太都叫“妈”，让你猜不出他们彼此间是什么关系。老太太们管中年男子叫“贺茂”，竟然跟她们的狗同名。老太太们“贺茂”“贺茂”不停地叫，贺茂就一口一个“哈依”，答应得很干脆。那个趴在外面的贺茂很知趣地缩着，它知道这时候没它什么事，人家喊贺茂它要是往里搅和就是添乱。贺茂来的时候永远捧着一大抱黄色的雏菊，他知道俩老太太爱这种花，从来不买其他的。我几次看见他抱着花累得喘气，站在对面门口，不得不将那抱花搁在地上，停顿一会儿再按门铃。老太太们开门得有段工夫，贺茂就利用这个时间理理头发，正正领带，再把花抱起来，很

认真地捧在胸前，以便老太太一开门就能看到一个很精神很齐整的形象。贺茂在老太太家待的时间不长，说会儿话就走，有时候帮着俩老太太弄弄阳台外边种的花，搬进搬出的，任着老太太们支使；有时候帮着调调阳台栏杆上的卫星接收器，俩老太太在屋里坐镇指挥，一会儿左，一会儿右，没个准星。贺茂的皮肤像老姐俩，白皙得能看见蓝色的小血管。我想，贺茂如果是个女人，他能演电视剧，当明星。可是贺茂好像只是个普通的公司职员，而且是属于没什么出息的那一类职员，我从他那敛首低眉的做派就能想象出他在单位里是个什么角色。

对门这样热闹的时候不多，往往是狗贺茂常在，人贺茂不来。很多时候是一两个月不见贺茂登门，老太太们就耐心等待着，把活儿都攒到贺茂来了再干。也有等不及的时候，比如天冷了，那些花有的该搬进屋里去，贺茂又老不来，她们就会把我叫过去帮忙，很客气，管我叫“叶桑”，很委婉地说出她们的请求，完全是商量的口气，生怕给我带来什么麻烦的样子。我倒希望她们能像称呼贺茂那样来称呼我，来支使我，从年龄上看，她们都是阿姨辈的人，没必要为这点事惴惴不安。

我到对门去过几次，老太太们的屋里干净得一尘不染。依照日本人的生活习惯，所有生活用具，所有生活痕迹好像